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五

七月三日上曾相

復曾沅帥

七月九日上曾相

七月十七日上曾相

八月三日復曾沅帥

八月十三日上曾相

中秋日上曾相

八月二十日復吳仲儒漕帥

八月三十日復孫蘓田侍讀

致薛觀堂侍郎

復胡小鑑樞密

九月三日上曾相

復曾沅帥

九月八日復曾沅帥

九月九日上曾相

復吳仲愷漕帥

九月十九日復曾沅帥

九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九月二十七日復喬鶴儕方伯

復徐壽蘅侍郎

十月朔日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二年

同治二年

同治二年

十月三日上曾相

同治二年

十月九日復曾沅帥

同治二年

十月十日復喬鶴儕方伯

同治二年

十月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二年

十月十二日復吳仲懶漕帥

同治二年

復吳竹如少寇

十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同治二年

十一月十四日上曾相

同治二年

十一月望日復曾沅帥

同治二年

十一月十六日復吳仲懶漕帥

同治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致郭筠巒中丞

同治二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復曾沅帥

同治二年

十二月二日復彭雪琴侍郎

同治二年

復喬鶴儕方伯

十二月五日復曾相

十二月七日復吳仲僅漕帥

同治二年

十二月十六日復薛世香觀察

同治二年

十二月二十日上曾相

同治二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復曾沅帥

同治二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五

桐城吳汝綸編輯

七月三日上曾相

二十五日肅誠計已達覽杭嘉之賊調集精銳與蘇逆大股夾攻吳江旬日因河多路狹竟不得逞程鎮以兩營紮城內以兩營紮城外要口又有水師依護遂將蘇浙截成兩橛彼亦斷不甘心日來商令劉潘與六弟進圖嘉善以牽浙賊之後而拊嘉興之背劉銘傅駱國忠與三弟所部進攻江陰以牽蘇賊之勢而拊無錫之背未知果得手否昨於無錫奪僞文內有金陵各僞王一書鈔呈鈞鑒其欲調護潮兩軍解圍護王守常州潮王守無錫日慮我軍之逼又得潮逆與慕逆信謂不敢舍之西去有明證矣句容爲金陵門戶必是將來竄路能否先發制之李質堂仍未到滬令人焦盼昌歧昨甫來滬緣積受寒暑風濕大病幾不起延醫調治未卜有轉

機否此公勤苦坦白前言與鴻章初到此間四郊皆壘手胼足胝闢地數百里而大功未就遠奉帥檄苦命可知相對太息鴻章婉爲勸慰仍求師門勿再催迫該軍牽綴蘇常於金陵大局非無裨益淮揚水師來還後未稍缺餉陸軍則有蒂欠師所云還軍滿餉者蓋指水師今太湖各營已到總局無可添撥已飭由淮揚糧臺按月分濟太湖以昭公允敝部水陸已逾五萬連製造采買月費幾何師可懸揣而得幸勿爲浮議所惑

復曾沅帥

昨接六月初九日惠書敬承一切爲天王無潛移蘇省之信前由金陵調來六王宗一股接守吳江葉爲我軍擊敗昨於無錫境內奪獲金陵五偽王致蘇逆書鈔呈可知忠老近日情況亦頗難受其欲調護湖二逆西去解圍護在常州潮在無錫均爲敝部劉郭諸軍所牽如何能去且已屢挫於我軍去亦何益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矣其以句容爲南京門戶若都

馮能出一旅將此城占住更好又據吳江擒賊供稱嘉興慶逆六月初四
日裝米船一百三十一隻每船米十二石十四解到丹陽之寶堰鎮起早
轉送該處離金陵尙九十里若能將此一條糧路截斷則金陵數十萬之
賊毫無指望立見潰沒祈與鮑公謀之程鎮竭力守吳江使嘉賊不能通
蘇更不能遠濟金陵之糧於大局稍有裨益惟浙之驅歸榮三王蘇之募
來納三王死力戰爭如李質堂旬日仍不到或到還而不得卽往終是可
危劉省三與三舍弟所部昌歧水師於初四日進攻江陰亦欲牽護潮二
黨使之不敢全救金陵霆部入秋後病勇當漸瘥苦戰三四次城賊必更
衰散趙惠甫文雅絕俗而腹奏時政必須於俗中見雅筠公過江無嗣晉
鹽務用倒倉法非督節親臨或漕帥得人斷做不到敝軍水陸逾五萬日
益支絀帥檄解四萬義何敢辭如力不足何

七月九日上曾相

初三日肅誠計已呈覽質堂鎮軍於初五日抵滬戰船渡海間有損傷其
前隊四營已同程鎮學啓於初六日駛進太湖沿湖賊卡築經埽除初七
八日擬進搗東洞庭賊巢當可得手劉銘傳於初四日移營進攻江陰劉
仲良潘琴軒等亦於十二二日進搗楓涇嘉善秋高氣爽諸軍銳意進取
鴻章遠在滬上殊不放心卽日會同李鎮前去周歷察看商籌布置往返
須半月後李鎮不願將船繫散而蘇松嘉境河湖支錯如淮揚十營無兩
三營併繁一處昌歧亦迫於不得已也若李鎮全軍下太湖則北面全空
後路必斷故淮揚有不可遽撤之勢昌歧病仍未愈服藥微効知念附及
七月十七日上曾相

初九日肅布一減十一日卽同李質堂啓行殊涇途中奉到初九日手示
敬承一一連日坐艤板自東而西察看嘉屬來路之泖河三大支澨爲十
餘支併入黃浦太湖來路之新舊吳淞江婁江三大支澨爲湖爲蕩爲漾

爲潭數十支分出吳淞口劉河口白茆福山各口水鄉中夾橫直旱路蘇
浙各境之賊皆可衝入松滬敵部陸軍三路一爲淄劉及六弟共二十營
當嘉屬七縣入滬之路一爲程鎮學等十四營分守吳江現進拔蘇之勢
門蘇嘉接壤袤延二百餘里皆湖蕩其形如罈全賴淮揚水師六營分扼
總要之區四出協剿俾陸軍得以自立其西則常熟南湖中二營福山口
一營楊舍至王莊內河二營江陰口一營亦與陸軍依輔萬難抽撤楓涇
業於十三日克復江陰攻剿正急東北門外營已踏盡陣亡淮揚營官賴
榮光龍玉鱗二人蘇州東西圍逼漸緊各水營離城均不過數里鴻章語
及抽調聞者無不驚詫質堂打仗甚勇惟守定厚庵心法勿分船勿分紮
下太湖則全軍俱進防內地則全軍須合不欲一二營專紮一處於此間
水道太生亦難放膽鴻章連日婉商則云必四五營併紮作爲游擊斷不
能再分也吾師責令昌岐速去不但太湖無船卽嘉郡來路蘇州協剿亦

必不能兼顧松滬之危企足可待豈獨蘇州無成功之日哉鴻章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如成命不可少回昌歧起程少遲貽悞之罪實在鴻章願爲
分任其咎蘇嘉賊勢已窮向日生意最旺之市鎮驚徒閉歇釐餉驟減尊
處果卽派員來辦卡局便可廉得實情竊謂江北裏下河亦宜添籌分卡
乃爲公允耳前自滬瀕行司道公議以上海銀錢業抽捐一欵月可萬餘
金吳淞江新濟開塲可添二卡皆奉饋左右若能於裏下河及焦山添設
二三釐局當得四萬幸吾師容光必照之也

八月三日復曾沅帥

七月十一日自上海帶印孤行時而長龍舢舨時而檜船小划時而匹馬
逐隊短衣行野滬營作梅小南諸君間日一寄包封有追尋四五處延擋
三五日不得見者昨始連奉七月十五六二十二等日手書備悉督剝勤
勞篤畧深遠佩服無似瀕行時曾屬司道幕府諸公凡皖甯兩營有急需

之件母得請示卽行核辦昨得松殿作梅來函尊處苦索四萬之餉不得
不割肉補瘡速籌解濟用天平輪船解往並附呈洋藥銅帽洋鐵一如公
教惟蘇嘉內壞十分震動商舖歇業各卡釐驟減十分之五數部人數五
萬有奇從前添出代購食米一節雖已扣發而虧賠甚鉅是以月給五六
成之餉而臺中扣算已及七成蘇境百物昂貴不比上游鴻章苟可補苴
何必向師門與吾丈訴窮耶現尤有至大至要之款各營洋槍一萬五六
千枝月需洋藥銅帽不可數計不可缺乏又須數萬金外人謂鴻章爲富
室大戶若身當其境亦了然矣自夏以來因餉鉅難繼晝夜焦燥右耳聾
鳴已一月餘非我公孰知鴻章心境者情急出走四路衝突野性頗發夜
夢浮槎巢湖樵漁之樂東門黃犬其可得乎劉仲良潘琴軒與六舍弟攻
克嘉善之楓涇西塘賊巢擒殺頗衆鴻章二十五日至常熟與郭松林勝
嗣武等分剿江陰無錫交界大股援賊又追擊閩門外蕩口鎮僞納王一

股擒斬近萬三舍弟同劉銘傳督剿江陰大股援衆十餘萬日有戰事二十
九日郭松林移往助之連破城外賊營石卡百餘座乘勝猛攻兩晝夜
初一夜逃賊內應克復名城圍而殺之我軍二十餘日血戰將士傷亡一
千餘人淮揚營官賴榮光龍玉鱗李才喜先後戰歿而僞護潮武匪數王
之衆殺死淹斃擒散實有二萬餘人非鴻章調度之力乃天亡此賊而假
手於我洋槍隊耳今日至福山卽航海赴江陰一勞軍士督籌布置擬略
一休息乘勢進逼無錫若再奪此關隘蘇州斷難久立鴻章徧閱婁葑齊
閩各門形勢一水環繞旱路祇三四條現爲程方忠扼住兩條陸隊不宜
多近城根祇有用水師環紮斷其軍火接濟東斷嘉興西斷常州以吳江
無錫爲咽喉彼僅有太湖山麓旁竄小路彼若不早竄曠日持久聚殲此
巢免貽他處之慮英人見賊勢甚弱該提督伯郎就我商議帶兵來攻鴻
章趨而避之不與議乃欲徑赴總理衙門以成斯約昨在常熟已馳奏請

阻英兵之來容當鈔片奉覽至李泰國兵船以協攻金陵爲詞前聞九洑洲下關克復卽上書恭邸並屬薛觀翁轉致金陵無須兵船會攻途次接總理公函謂須商請師門吾丈速攻金陵如遲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難諭禁李泰國深嫉鴻章之頑梗決不相謀總理諸公更何能左右之觀唐到京後風力差勝竊料不久必閑出也非諸公之不容實彼族之不耐煩時事至此可爲痛心質堂水師初到此間狃於賊之洋槍隊不肯分禁或謂下游賊易打到此又覺其難淮揚各營分防十路十路緊要該船各有洋槍隊亦鴻章頻年心血結撰而成雖有丟船損將時究竟履險獲勝無時弗有吾師必欲調抽誠不得已之苦衷而蘇境暫不可撤又實不得已之下策早知調開鴻章亦奚必朝攻暮打拓開疆土以致收拾不來且悔且憾敢求我公大德爲乞師門莫再嚴催並代憇厚帥暫留丁泗濱等在臨淮俟蘇城克復鴻章卽資送昌期前去大局幸甚筠老何時至皖家筱

兄來信因督帥易位業請病假決意告休彼謂再進一階真無退路乃觀
堂來函已放粵臬有何顏面能遂初衷鴻章則羨筠老得助焉得吾蘇有
此賢方伯也倚裝復敏助祺師門處無由通問乞遞一閱

八月十三日上曾相

途次迭奉十六初五日賜書謹聆一一臨淮陸師未甚得力丁黃各部師
船已到或可勉支若陸路瓦解誠如鈞示非水師所能爲力昌歧協剿江
陰先後陣亡三營官皆緣上岸輕進不與旱營依附也現飭各軍乘勝進
圖無錫錫城四面大河水陸相輔似頗得勢總求吾師寬限俟蘇錫攻克
再令昌部北去如屆時僧邸尙未南下並可酌撥陸軍一支同往東南局
勢漸順惟冀先了吳事次及皖疆兵餉乃易周轉耳筠帥聞已啓行由滬
赴粵渠新娶錢調甫之妹將挈以往七月四萬之餉勉籌應命司道詳定
銀錢業及吳淞江焦山各卡錢業二萬內外三卡經理得宜有過之無不

足惟鴻章氣力不能運出長江南北界劃久成風氣非督轄經略數百萬
丁漕捐釐委棄於地亦殊可惜江陰寶裏下河門戶我旣攻而守之揚州
一軍或半留守半調臨淮金陵須及時淘洗江常難民死亡枕藉由於封
江禁渡鴻章昨已剗切上陳請旨弛禁都公似未可久居矣陳碩甫先
生六月間病故楊函附繳回遞

中秋日上曾相

十三日肅緘計已達到富陽聞於初八日克復果爾則嘉湖之賊必回顧
杭州不暇撲吳江矣程鎮又移營婁門外濠距城咫尺賊於大河內添築
長城紮有石壘十餘座初七八九十等日乘我軍營壘未穩悉銳來撲晝
夜不休我軍輪班堵擊人數過少疲乏幾不能支幸初十晚間獲一勝仗
營濠已就稍可放心又調淮揚太湖水師分紮附城之洋澄金雞獨池湖
蕪天蕩俟雨霽水陸合擊先攻寶帶橋石壘再圖進取江陰常熟各軍亦

陸續進紮無錫境內沅丈來書謂忠逆有回援蘇常之說或可藉分金陵
賊勢也

八月二十日復吳仲仙漕帥

吳江途次奉七月七日惠書東自嘉善西至江陰周歷一月倥偬未及甫
復都富兩帥與喬方伯皆請以米捐分解一啟移濟水師弟適奉尊處商
撥皖營之咨揆帥沅翁諒求金陵之餉遂亦無所適從未便逕允祇俟諸
公議准要撥某處卽遼辦耳黃殿臣入淮聞頗有挫失義帥陸軍不甚得
力如苗匪全勢東趨殊可危慮楊營所派王萬清援兵二千更不足恃何
弗請都公自將援淮耶江陰克復邦上一軍虛糜無益但留數千人守之
足扼形勝聞有密陳此議者弟昨過江陰見遠近難民暴露屍骸盈野塞
路實緣封江禁渡所致而都公猶力持不肯開禁之說忝爲司牧無力撫
卹又無法解救不得不迫切呼籲於我兄前議尙不刺謬也通州從逆效

匪一案宜早辦結弟訪聞最眞力持正論毫無偏徇之處諒高明必能鑒及東省數匪業經戡定郎帥移剿宋景詩以蔭渠制軍新挫恐其闖入畿疆惟冀速平此寇邸軍專意圖苗皖北方有轉機若郎帥未至皖撫先潰望閣下相幾補救之否則洪湖清淮俱岌岌矣敝處已飭江陰得勝之師分搗無錫程鎮陸軍與李軍門太湖水師逼攻蘇州黃昌政水師與三舍弟各軍併剿蘇錫之交日來連獲勝仗忠逆自金陵挾衆回援蓋猶戀此巢穴不肯輕棄若再得一二大捷或有得手之日甯波來信富陽於初八日克復杭州於十四日克復浙賊竄併皖南欲尋出路揆帥又不免喫重耳皖省重建書院程尙齋等廣勸捐貲弟已助五百金另函附呈乞酌

八月三十日復孫蘂田侍讀

圭農觀察至滬奉手教頓慰馳系前世伯來信略悉旅寓清吉三月間有鍾毓石麟之喜晚年離亂可助堂上歎心並稔移家皖垣已屬舍弟等安

爲照料寄去百金聊佐甘旨之奉比想道履綏和箸述宏富發撝蘊襲潤色鴻業日以欽仰鴻章謬筦吳疆勉承軍事枕戈嘗臘竭蹶赴機年來倖克十數城虛譽遂至而巨寇未滅巢穴未除惟戒慎悚懼激厲兵將漸次圖功勿稍疏虞致負中外責望耳蘇常賊數尙不下二十萬我軍日與搏戰其氣雖衰而心不死但冀各路漸逼漸緊或者可以得手知念併及世伯起病入官成例頗多拘束院事亦不易爲揆帥位置之處想甚踟躕容當便中一詢左制軍函已遞去

致薛觀堂侍郎

中秋日肅復一緘計已達到弟自江陰回滬公冗如麻前迭奉總理公函因無甚要件倥偬尙未泐復亦可見才力之拙滯矣李泰國所購輪船何以日久未到或云到滬三四隻並未來弟處通知曾揆帥屢有信來甚不願其助剿金陵能否由貴衙門議阻免致外間齷齪英提督伯郎忽往崑

山商攻蘇州鴻章畏其要挾未便親近前已附陳知邀鑒及渠赴京仍未見回該公使必又有所指陳聞蘇州閩門外地基爲逃難奸民私購洋人業已不少將來蘇城克復彼族欲深入通市故先帶夷兵助攻爲日後要求地步敝處兵力過單暫難合圍祇有相機勉圖未敢尅期必得而洋人外託和好力求幫助與之虛與委蛇而已若僅戈登助攻帶中國之兵食中國之餉名義俱順且可漸冀得手何必傾英法遞上之師以來爭此功喧客奪主實覺無謂頃據戈登稟稱白齊文求赦其死帶蘇城逆夷百餘人並搶去小輪船投誠以解散裔從例之不得不姑允其請該逆如果投出賊中去一奧援或乘此與美公使領事議令驅逐回國似亦兩全之策復胡小蘧樞密

前奉五月二十六日手書過承獎借慚感曷任就審密勿論思蓋勤益懋
敵軍分進蘇州無錫均已逼城而壘屢獲勝仗惟自鮑軍門由金陵調援

皖南江賊又鬆一面之防忠侍各逆酋遂得挾衆分援蘇錫與我相持雖飭水陸諸軍設法攻打究難尅期得手嘉蘇兩處之賊因官軍扼住吳江頓形阻隔富陽已復亟盼左蔣之師乘勢取杭則東路震動敝處浦東一軍亦易收夾擊之效有苗猖獗臨淮幾至不支幸援軍漸集賊勢遂趨重蒙城專待陳鎮國瑞解此危困惟唐中丞人素謹厚而欠明達剿苗之事斷難獨任並不關兵餉兩缺也揆帥控制南軍實已應接不暇更何能兼顧淮北計陳富李唐四軍如散錢滿地聚於一隅一國三公心志不齊亦斷不足以收實效議者不盼希庵復出卽望僧邸南來庶事權有所統轄剿辦自可得力希病久而未愈宋景詩一般當易了結或其勢稍殺卽交陰渠督辦而邸帥早日移師中原亂萌當漸遏耳秦匪聞頗棘手以多將軍智勇遷地未良李京堂氣概甚好而歷練遠不如多霞軒素負重名未知蒞任後帶兵幾何能否調停於多季之間而自樹一幟道遠情無見聞

求賜示一一俾釋杞慮補堂憂然竟止亦殊可惜然其才實不宜於治軍也粵東大府足厭時望筠仙頃始過滬聞該處紳情民習刁悍非常籌餉頗難措手家兄來信謂與江湘迥殊而京餉與東征之餉須賴轉輸後來者政恐仍不免叢謗矣篭軒畏大藩之難爲借皖釐以藏身左右竟無幫手祗形苦累曉帆才具開展而吳中舊習錮蔽已深未能事事踏實應俟白齊文一案辦結乃可清豁減糧事體繁重恐須蘇常肅清方能理出頭緒耳

九月三日上曾相

八月三十日奉二十六日賜示敬承一一青陽圍困江席諸軍能解救否若待鮑公恐城內不能久支也忠逆同援蘇州侍逆分掠無錫前敵各軍戰無虛日程鎮於十六日攻克寶帶橋忠爵與白齊文爭之數日幸未得逞白齊文復託戈登說降以緩我師而忠白帶大隊由西北圖撲大橋角

黃中元一軍已將營牆礮坍帳房擊碎水師敗遁鶴弟適督援師趕至分投痛剿夾河擣之殺斃淹斃萬餘人並燒燬白齊文搶去高橋小火輪船一隻該船洋人盡死稍快人意從此進規蘇錫翼可漸漸順手惟杭嘉踞逆分撲吳江程鎮有首尾牽掣之象忠曾詭怪百出不免備多力分耳

朝廷從筠公密奏先令富帥赴臨淮故都公仍留守邦上淮鹽經筠仙整飭月銷引數倍增上下游釐餉頓旺聞江鄂口岸添派督銷大員師門當不終窮也忠鶴皋湧向在皖營相識人尙平正惟於興利除弊識力殊薄恐須早覓替人江北兵事餉事須歸一手整理久之可分餘力以贍上游筠梅兩君盛推厚庵治楊軍厚公退讓固非甘言美幣所能激動籌餉更難其選敝處尤苦乏才何敢輕有獻替南坡能否來皖粵東司道濟濟多賢應勿任寄丈奪去幼丹久不通問遠請開缺且已交卸具題如此決絕令人駭詫筠公初二日登舟渠欲收回釐捐以籍服粵人之口而後整頓

以濟東征之餉此在寄筠二帥諒無他志松屬秋漕暫須減成開征一切
浮費酌量覈減劉松嚴尚是熟手兩缺求去其一無日另委署臬或郭或
黃乞核示

復曾沅帥

迭奉手緘敬承一一忠曾回蘇後日挾白齊文洋匪百餘人洋槍炸礮與
我爭寶帶橋幸方忠同寶堂軍門戈登等合力抗拒自前月望後幾於無
日不戰無戰不勝而賊氣猶不少衰忠逆復於二十九日率輪船礮船並
五僞王之衆突攻蘇州西北大橋角三營其開花礮轟倒營牆數丈傷亡
弁勇數十人昌歧水師二營均被擊走黃中元已萬分不支三舍弟督援
師忽至大戰殺斃淹斃萬餘賊僞納王已死水中高橋輪船立時燒燬又
斃洋匪四十餘名逆鋒大挫各軍追剿未聞何日收隊郭松林劉銘傳周
盛波進剿無錫二十二七八等日連獲大捷踢盡城外營卡而潮逆復

勾結僞侍王全股來援其杭州爲聽王歸王等股又同時猛撲吳江初一日戈登帶勝軍與程鎮所部擊走之斬獲亦衆三路賊援紛投沓至令人應接不暇若仰託威庇將侍忠兩大酋撼動蘇錫或有可乘之機若曠日持久誠恐有疲乏罅漏之際爲其所乘中夜以思憂惶莫釋鮑公移師皖南金陵似又鬆勁公近日如何規畫常有戰事否難民因禁渡而死者不下十數萬前已剗切上陳請弛江禁雖荷俞允都公膽小仍不免張皇耳江北兵餉二事宜有大力者主持更張分其餘潤足活金陵惜師門意中無此人才南老以留江爲是大疏薦舉出自公誠朝廷乃有疑嫌殆爲梅生所累筠公頃已登舟劫剛世兄可否來滬一聚乞代邀之續解三萬餘金初十內外當起程知念並及

九月八日復曾沅帥

蘇賊屢挫之後堅拒不出忠酋復帶大股往無錫與三舍弟各軍鑿戰總

欲抄我後路掣我兵勢幸將士用命當能力遏兜鋒惟蘇錫兩城四面大河雖炸礮亦難攻取耳白齊文帶洋匪百餘投入蘇城屢戰失利傷斃五六十人其餘陸續逃出嗣後流氓當不以畏毛爲逋逃藪矣大疏請派輪船捕海盜是李國泰七船結穴處不比師門分賞各國之議過於奇突批旨若何望咨鈔見示金陵近有攻戰否青陽能否解圍月餉四萬恐難爲繼昨與司道熟商暫行挪濟以三萬兩解尊處以錢款萬五千餘串解皖

九月九日上曾相

初三日奉布一諭計早呈覽青陽能否解圍臨淮援軍四集業經穩固惟苗逆以全力圍困蒙城漕帥來信陳國瑞兵力較單猝難制勝似無救法忠逆回蘇後賊氣頗增屢欲抄入常熟崑太後路逆夷白齊文輪船開花礮助之大橋角之戰昌岐所部水師猝失去二十一號旱營亦幾不支幸

黃中元督軍死守勿去鶴弟飛馳赴援轉獲大捷洋匪死者四十餘名白齊文受傷同蘇先聞被殺昨已潛行逃出此後流氓知投賊之有害無利當少一患耳昌歧自江陰陣亡三營官後氣頗不振頃又失船多隻鴻章已爲裁去一營令隨大隊徐徐協剿圖復銳氣淮揚營官王東華張光泰最爲勇敢外江人才實過內江卽太湖水師營官亦然益嘆厚庭真強將也鴻章體察已久敢布腹心幸吾師留意忠逆昨復率衆至無錫仍挾數僞王由蘇錫之交滾營進紮冀深入腹地掣我兵勢鶴弟亦與諸將合謀不急攻城專打援賊連日又有大戰事未知果能擊退否蘇城逃人云自忠酋回後號令極嚴人心鎮定程鎮來言城大河寬雖開花礮亦難攻取似須無錫杭州諸路得手乃望收復明太祖圖張士誠八年乃下寶關地利也嘉湖之賊繞撲吳江者尙未退去李質堂分扼蘇之東面吳江西北面並有淮揚四營助之猶嫌師船力單請再添釘兩營戰船鴻章以經費

無措未敢遽允質堂非無智勇者吾師可知此間水路之喫重矣李泰國輪船到滙數隻不相聞問但每月索關餉三萬將來祇有分撥各處巡洋然亦不可專恃

復吳仲仙漕帥

苗逆以全力困蒙城陳慶雲總戎卽不能解圍須設法打通糧路以待富唐諸軍之合剿蒙城失則將來進兵棘手淮徐障蔽大開殊堪焦慮義渠心地極爲長厚才欠明達兵事措置調度亦非擅長希公急求替人皖撫又難施展宜爲苗逆所輕卽邱帥南來恐不能無齟齬之處皖禍方始可憂甚大屬撥開花磚一節砌磚本西洋祕器數十年來中國仿製迄未得其精奧敵軍轉託西人購得數尊又雇西兵教練稍有端緒故攻城奪壘略有功效惜其酋長禁不出售價值過昂未能多得俟後如能設法多購再行分送開花彈製法不下數十種向見中土匠工及海國圖志所載率

皆皮毛不適於用未知尊處造子者果何若耳至薄口洋莊礮位六百觔
四百觔者還市業經賣盡敝處添造水師昨飭洋商赴香港采辦俟辦到
如有贏餘卽爲留存轉解仍希補具公牘以便飭司局核辦但不能尅期
應用其礮價代墊分兩起撥還兌交仙鎮采辦軍米局自可照行宿遷驛
遞前後異詞惟旣查明稟覆應卽照供詳咨淮安新辦畝捐乃籌餉不得
已之舉頃有人寄呈說帖並各處家信咸以委員陳緒芬高下其手粗富
虐貧怨謗沸騰並波及顧太守之朋比執事之偏聽另摺附呈伏希密會
陳緒芬聲名平常弟早有所聞卽其才尙有可用能否另換別差免致激
成事故顧守頗有內勁任性剛復或所不免祈留意裁成爲幸杭城克復
乃係甯波謠傳聞蔣方伯紮營杭州九龍頭地方左帥移駐富陽似須先
克餘杭海甯乃能圍偪武林程鎮一軍進偪蘇之婁葑兩門三舍弟與劉
鎮等分道無錫屢獲大勝惟忠侍各逆率衆由金陵溧陽回援前敵各營

幾於無日不戰必將忠逆悍股擊退可期漸漸得手松屬錢漕今年似不能不征已令劉方伯督同錢署守察看妥辦暫照舊章刪裁各項浮費能征到五六成便是幸事

九月十九日復曾沅帥

募兵五萬月需至少必得二十餘萬金乃以數萬之餉欲活此軍如何可支令人憂慄莫釋遞中關稅月不過十二二萬湊濟輪船經費常勝軍月餉會防局兵費鎮江撥款敝軍亦不能沾潤分毫專指釐捐一款養征兵水陸六萬餘人兼米糧軍火製造雜支各項百計搜剔無孔不入每月僅放半關而已然觀公所處之境差勝鴻章猶若日坐針氈焦愁無措益服我公度量之闊大矣院餉四萬義當供輸師意初似有積不能平者或爲人言所惑鴻章則不敢不循弟子之禮但使力所能竭無不勉圖報稱如實自顧不暇當亦仰荷鑒原洋行通事卒皆輕薄亡賴之徒未必肯捐鉅

款筠公誤信孫竹堂之言竹堂又偏聽鄭仁山之言似皆捕風捉影果可
微有所獲鴻章斷不惜齒牙餘論爲公吹噓左帥先後勸還上漸捐不過
十數萬茲已無法羅掘此間止洋商最富其華商稍有資本則影射洋人
名下鄙人辦捐幾於升天入地求之徧突然所獲不過如是若夫贍賓奪
主卽有加功之人焉得成數之入明者可懸揣而得矣楚西引地能盡收
回如南老所言應獲厚利但不知果辦到否僅屏過此云及 榼廷於執
事薦賢一疏不無刺謾但知眉生不可信用而遂忘其大指之所歸續後
調停輪船一疏此乃總理諸老疚心之事不免變惱成怒公然言之致觸
忌諱惟旣任封疆握軍符而不容奏事綱紀何在實所未解鮑軍何時可
抵東壩金陵何時可以合圍忠逆同蘇糾衆四竄極欲破我藩籬擾我後
路幸諸將力與相持十五日程鎮破浙賊三萬於吳江平望俘斬甚衆西
路劉郭諸鎮日有捷音如託威庇速將忠酋擊走蘇錫兩城或有可圖之

機知念附陳

九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重陽日肅布一綱旋聞青陽解圍江席李三軍專爲江皖交界游擊之師
鮑軍卽由蕪湖進東壩以斷金陵後路而阻蘇常出路國手下子高人數
十著吳越之亂必有已時欽佩何極忠逆回蘇後屢戰不利遂挾衆出蘇
錫夾縫空虛之處滾營進繁欲犯常熟鴻章嚴飭西路各軍穩守營濠堅
壁勿戰誘其深入而後兜擊之自初四五日至今彼竟怯不敢進時以小
股擾近營旁一擊卽退適劉銘傳連克江常之間焦甸芙蓉圩三河口各
處賊壘追護逆已抵常州城下鴻章復調令東向合剿忠賊日內雨霽卽
有大戰俟擊敗此股再相機進攻無錫程鎮與戈登十二日攻克盤門外
五龍橋賊壘十五日移軍痛剿吳江援賊猝斬近萬二十日攻克齊門外
蠡口賊營蘇賊閉城不出似形窮蹙如無錫得手或者潰圍而走也昌歧

一軍務懇懃至蘇無克復後再行分調曷勝惶悚白齊文逃出商飭美領事遂令回國據允照辦尙未啓行聞其受傷甚重各國流氓逃回者皆以賊非人類不可與居從此當絕跡矣

九月二十七日復喬鶴儕方伯

昨奉十六日手示敬承一一遞上除常勝軍及各國教練勇向食闌餉外敝部水陸添募已六七萬人口糧軍火雜支專賴釐捐接濟鴻章初入滬時人數尙少聊可敷衍自本年夏秋以來日窘一日無可搜括不得已商屬綠仲觀察赴江北籌辦米捐並令轉商執事議立妥策總期集有成數少弭飢困承諭摘殷戶指捐甚中竊要惟聞向來辦捐積習刁劣紳董賄屬包庇飛灑窮民而殷戶或有網漏吞舟之憾緣仲熟習情形又得大力指示當能綜覈靡遺感荷曷已南岸軍米月需二萬數千石采購雖艱緣仲欲另立稻捐名目以與江北各捐有別如殷富能報捐米石就近交仙

鎮米局搭運來滬尤獲實濟前統捐分解之銀仍照原詳飭揚各半不日
附片具陳裁撤紅單勾出有用之餉以養得力之兵實爲正辦惟都帥於
江防時時炸苗朝廷深處北竄不免爲所炫惑揆帥與鴻章遠在皖滬
卽引爲己任而云不須都公兼顧或又疑明掣都帥之肘黃軍門現協剿
蘇錫俟吳門克復須從揆帥原奏分赴臨淮恐未能專顧長江下游是以
躊躇再四而不敢遽爲發難也沙洲可得鉅款言之者非一人非一日矣
今於萬分竭蹶之際爲略一嘗試之舉但冀各局委員實力妥勸相機酌
辦不致激生事端仍祈隨時會督印委毋畏難姑容毋操切激弊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矣筠仙中丞謝恩摺卽附妥便費去

復徐壽蘅侍郎

前晤喆弟知閩海槎回偶得仲博之恙比已霍然否詢湯君未及其詳也
來書愴懷范研悲鬱幾不自勝仁孝至性欽仰何似弟以道遠不獲申奠

爲咎筠僊在滬時聞亦久未握晤迺者朝政清明英賢彙進公獨娛侍重闈潛深理奧忍遂忘情於斯世耶弟謙陋無狀謬膺重寄兵餉二事既苦難支重以夷務剛柔調劑更渺善術蓋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慮在西人堂堂華夏積弱至此豈一人一時所致撫髀太息而已

十月朔日復左季高制軍

奉九月十八日手示敬審富春肅清以後前旅直逼武林與金陵蘇州各軍遙爲犄角賴公威福如能先奪中堅則杭嘉皆無退步金陵亦斷接濟吳越之亂必有已時惟忠侍各酋覲破此關遽糾十數萬衆由金陵溧陽回援蘇錫自八月中旬至今與我搏戰旦夕不休雖屢經挫衄仍不肯退各軍憤甚現擬合力一痛剿之若竟擊走外援便以炸礮轟城希冀萬一得手至西塘楓涇金山衛各營原欲牽制禾賊使不得併圖吳江九月望日程學啓大敗僞榮王會王於八坼平望擒馘近萬守禾中者榮逆也遂

欲率衆投誠卽聽歸兩逆強努之末亦曾託人求降鴻章以貴部攻剿正緊不敢深信更不願其倅逃斧鉞高明以爲何如汪紹榮承辦軍火迭經給護茲奉諱囑更應照辦開花礮恐無現成合用者筠仙兄早蒞新任晏彤翁昨由粵過滬據稱粵東爲京餉所累商市冷淡紳民刁玩釐源寶難擴充家兄來信略同中國無處不窮令人短氣

十月三日上曾相

二十九日奉二十日賜諭謹承一一忠侍兩大股回援蘇錫已近兩月前敵各軍除堅守營壘外程鎮搆帶洋槍隊開花礮與輪船水師四出雖剷頃又攻克閩齊門外黃埭賊壘仍擬乘勝趨滸關虎邱以斷忠逆由無錫回蘇之路再行設法用大礮轟打閩門鶴弟各軍與劉鎮銘傅已休息十日現滾營進紮與忠侍對壘翼收前後夾擊之效賊衆似已奪氣如能擊退蘇錫兩城或可漸圖黃老虎一股未知是否歸併援賊之內敵軍戰事

雖多而苦微察各將士似有憤不並立之勢鴻章但屢飭穩慎未敢於垂成之局倡議撤兵致長賊氣仰蒙懸念殷肫惟有益加悚厲以副遠懷黃昌歧所部大橋角之挫尙於大局無妨彼入滬年餘戰功未便爲一事所掩蘇城四面大河程鎮不及萬人步步進紮見自東南盤門繞至西南閘門賊僅晉門一條去路所以敢於沿城逼迫者東面特有太湖師船扼斷嘉蘇中通之路自東北而西達於無錫特有淮揚水師各營分布協剿使賊不得由水路抄襲我後半年以來局勢已定雖各悍股無罅可入今遽分赴臨淮非六營則昌歧必不肯行去六營而僅餘五營不獨鴻章才拙無術能支卽吾師與厚雪二帥親臨調度恐亦無以易之竊謂臨淮援兵四集守局已固冬令水涸師船本不相宜丁泗濱等糧藥既缺能否先調出江俟蘇錫得手前路河道較少鴻章卽遼示催令昌歧酌帶數營前去似於兩面大局有裨雪琴輕信謠言謂無錫已克鴻章措留不遣如此間

稍可鬆動亦何至糊塗若此究竟協攻蘇州與協守臨淮事體宜分輕重
賊勢要看緩急吾師綜攬全綱幸持公道俾望風承流之輩獲所依循連
奉咨函中夜旁皇無法可施直至無可告訴未知師門肯憐其窮而恕其
蠢否蘇錫得失之間我與賊勝負之機均在十冬兩月內一簣之虧而敗
前功誤大事師與厚雪二公必不出此伏乞鑒察轉致爲幸分布愈廣添
募愈多需餉愈鉅每月僅得半關鴻章迫於勢不容已非樂爲之騷擾一
節嘗與諸將申諒未敢頓忘明訓少遲仍赴前敵一督察之

十月九日復曾沅帥

連奉惠示敬悉上方橋高橋門七甃橋之捷奪獲石壘多座擒斬極多從
此阻斷糧路城賊不攻自潰十一年老巢一旦恢復爲天下一大轉機中
興第一功臣欽慰曷已未接函報之先數日據郭松林陣前生擒忠逆軍
師李生香帶有忠逆致護湖二賊書內云金陵十分緊急貴軍已克上方

橋等語鈔呈台覽玩其詞意並面訛李生香忠逆報効銀七萬兩始得出
城東援雖有母子在金陵必不敢再同援救侍賊懲深陽宜興護賊懲常
州亦不往救此外別無赴援之大股顧我公逐漸布置多內定可報捷鴻
章亦冀仰仗餘威收拾吳門也忠侍護潮各逆衆約十五六萬自九月初
旬竊擾蘇錫之交與三舍弟前敵各壘相持我軍穩守十餘日伺其疲懈
日來出戰屢勝又約會劉程兩鎮前後夾擊或可大挫其鋒方忠擬俟擊
退忠侍後卽用炸礮進逼蘇垣三舍弟與劉鎮等亦進攻無錫兵力稍單
未卜能否得手鴻章尙欲馳赴蘇錫商籌妥辦昌歧水師必須暫留協剿
以成一簣之功厚雪二帥持之愈急師門來信再遲卽要參辦鴻章雖迭
函籲懇恐難挽回奈何奈何敝處分布太廣添募愈多水陸將七萬人每
月僅放半餉而貴部攻剿正緊勉湊三萬以應急需公義私情幸勿稱謝
使人難受

復吳竹如少寇

別十餘年想望風采往歲戴友梅太守赴東曾泐函奉致果達覽否閒關戎馬遂闕音問昨聞杖履還朝鋪公孤論道之選正深欽仰張倅回漚獲屐手書敦勵懇懃並以先人未酬之志勵小子不置之恩非吾丈知愛獨深焉能如此親切伏讀之餘感愧無似鄉人自都來者具述神明鑾鑠學問不勸子懷先生歸後賴有南極一星依北斗矣子永年丈避居灘縣老母無恙否有意出山否令孫世兄計已成立造詣日進科舉獲雋否均深系念便中仍祈示及鴻章弱冠時頗有志爲學遭世大亂爲呂文節率卒從軍由壯而強出入戰場倅存一身迺重被殊恩遽膺疆寄吳中糜爛已極入滬以來雖薄立功效惟日兢兢恒懼隕越茲蘇杭金陵三大巢俱已薄城而壘浙東宣院去路又有重兵四面張網冀無縱鱗賊勢似少蹙軍勢似少振矣而忠侍諸悍酋日與敵軍尋戰爲困獸之鬪即使繫走

而三城次第攻克恐仍不免貽江粵之患耳苗逆堅忍狡黠其焰方張曾揆帥與唐中丞力固不足以遏之卽僧邸南下亦須慎重兜剿否則俟東南肅清合力殲殲以人事卜之朝廷根本既立會有想望太平之機但不患弱而患貧欲復從前之富庶必不可得吾丈以爲然否

十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十一日瀕行肅緘計已達到蘇城路路繁斷而靠城面面長城石卡仍極堅固程鎮屢攻未下十九日同戈登炸礮隊合力猛攻三時乃將婁齊葑三門外卡壘蹋盡從此我軍可直抵城根架礮轟打惟城河寬深浮橋難搭城垣堅厚上多穴道誠虛扒越不上無錫諸軍於十三日擊退忠侍各大股侍回宜溧忠退望亭昨聞蘇城緊急由滸關背後鑑巖木瀆小路搭橋入城與衆逆謀援我軍後路或由太湖平望走松江青浦或仍由蘇錫交界走常熟太倉幸其部衆不過二三萬膽怯心離未必敢冒險深入如

果竊突腹地鴻章卽移攻城行隊一邀截之如別無變動月內外或可得
手城中精壯老弱十餘萬卻未易消納耳昨奉 寄諭並迭准總理衙門
來函李泰國輪船撤退師門倡議公使助力執政剛斷爲近來弟一快事
總理初次公函屬鈔呈覽勒限李泰國四箇月將各關稅務與赫德交代
此酋至滬必有纏擾已屬荷汀觀察以理折之英人多不以李酋爲然當
可得申吾說戈登近甚馴謹與程鎮親若弟昆欲俟蘇州克復將常勝軍
卸交程鎮如能辦到亦滬事一轉機也附以告慰

正封誠間奉初九日鈞示以昌歧不應調必須參辦見責震悚無地前限
五日啓行之檄鴻章以忠侍各逆竊擾各路正在難支不敢轉發以亂軍
心此鴻章之罪也昌歧署提督年餘印存敝營代用渠並不管卽卸交質
堂質堂亦仍不管鴻章軍事煩冗忘備兩公備文交卸亦鴻章之罪也蒙
調此軍以來鴻章每函必想暫留其說不一先私情而後公事總之想留

協剿今蘇錫垂成之局更難鬆勁仍懇吾師檢閱前後函稿此軍從鴻章最久而親蘇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師必欲苦逼應請暫勿參奏先檄質

堂將各防接替

被固不作不分姑
事車亦不說

而昌歧不行鴻章不遣再將昌歧與鴻章

一併參辦死亦甘心蘇省水路楊彭唐諸公皆未親厯而遽科鴻章以擁兵自衛之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語有之乎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

纖芥致傷天和鴻章與昌歧從游有年豈是梗令之人處斯時地下游人

人皆謂不可抽調而上游則人人皆曰必宜撤換究竟遠者眞乎近者僞

乎祈再察訪蘇省公論爲感懶荷慈鑒允俟蘇錫克復或亦不遠冒昧濶

陳伏冀寬宥

十一月十四日上曾相

十月二十二日於督隊煩冗時草復一綱旋思詞意乖忤氣質未平必干盛怒屏營惶悚無以自解蘇城復後加以降衆二十萬在內遣散安置煞

費心力戈登常勝軍及英提督伯郎繙譯梅輝立等簸弄是非橫謠口舌
鴻章雖卽入城鎮定駐守從容部署而心緒惡劣不欲告人是以函丈在
遠但以咨奏奉申未及詳晰上達今各事稍定衆喙皆息始敢爲左右一
言之三十日寄總理衙門函初三日附陳密片逐日情節小異而大致相
同謹鈔呈政伯郎初二日來蘇怒不可擾謂其代英國君主與官商衆人
與我說理要鴻章備文認錯方有辦法鴻章笑對云此中國軍政與外國
無干不能爲汝認錯一怒而去恐總理衙門無力了此公案故願受 朝
廷之罰不欲開島人之鋒頃聞伯郎回滬糾商各國領事尙有附會卻頗
澹然洋商則多以殺僞酋爲是大約紛紜可漸解矣惟自李泰國定案後
戈登利心頗大常勝軍霸占要挾不知又耗許多財力其實該軍除炸礮
外攻剿不若我軍屢稱對仗迄未動手鴻章與諸將亦甚不懼怯也據蘇
城降函納逆無錫擒酋潮逆僉稱忠逆欲由甯國縣常玉山竄江西繞湖

北而接連僞扶王陳得才未知果否做到似廣信一帶宜有以備之金陵糧食聞衆酋云僅支到明年正二月如年內不克無他變動明春應可得手無錫各營已分進常州有納款者未得就緒平吉嘉興之賊紛紛說降惟降人太多遣散殊難地居江海之偏尤難遠送蘇城降衆陸續資遣須年底可清楚上海餉務洋務諸待料理臘月當一回視開春卽移蘇久駐昌此本日帶五營由蘇啓行過漁補領餉藥卽鼓棹長往惟苗逆授首懷蒙無事不知應禁何處松屬新漕約十萬石內外台端鹽漕一疏圓通無礙擬卽仿照 奏辦

十一月望日復曾沅帥

自陽月中旬至蘇逐日馳騁剽撫各事波瀾奇突層出不窮無暇握管通訛又不欲假手書記以是久闕報章迭次咨奏想已達覽連奉示書於百忙中垂念下筆之勤公才百倍曹丕感佩曷已蘇垣倅克因人成事貪天

之功祇自愧悚迺承朝廷眷遇之厚師友獎藉之殷醜女簪花對鏡增
憇惟擒殺僞王六僞天將五皆忠逆部下悍黨稍可自娛而鬼方大不謂
然幾欲構舛今已稍就安帖但常勝軍終無結局外間不知者以爲好幫
手其知者以爲磨難星也上總理衙門函稿呈教三舍弟與劉省三各軍
已進抵常州城下護逆絕無降意部衆尙十餘萬但多三江人頗有左袒
馬玉堂所說之降尙未就緒仍須以痛打懶其心耳嘉興各屬紛紛投誠
平臺已獻或不多費兵力方忠不日進平望或可直下數城忠逆踉蹌出
走親軍不過數千餘則糾合僞來陽各王及英王叔之衆不下二三萬然
無慣戰之將惟侍僧及黃老虎各有二三萬精兵與忠膠固不解仍爲尊
處與敵軍之慮納潮諸逆皆言忠老舊謀竄江西似亦有理上游各軍如
乘其窮蹙要擊之可殲滅也貴軍坤道無成似須靜候糧絕納逆云城糧
至明正必盡桃花汎到當報紅旗盼祝曷已松嚴代購六十八磅洋礮用

之得力更可神速總之吾丈與季帥明春夏間必肅清吳越應初元甲子之盛運鴻章何幸而盡於兩公之間也吳門雖復潰街難民徧地骸骨須一年後方有生發各軍犒賞口糧積欠至百餘萬窮乃更甚尙無以多佐軍食師門因奏留昌岐一事聞頗井蒂蘇錫倖克賴有衆擊師意當亦釋然頃已令昌岐住淮望代轉圜益擴海量爲幸

十一月十六日復吳仲仙漕帥

連奉手書軍事倥偬久未泐復此審助福增隆籌祺萃集爲頌李懷珍所解職位計可抵淮苗逆授首不但克懷遠解蒙圍必卽一鼓蕩平江淮上下從此底定皖人之福中興之慶不負我公年來澄清中原素志矣驩忭曷極此間於十月二十五日克復蘇垣冬月初二日克復錫金殲除僞王七人僞天將十數人擒殺解散二十餘萬衆率皆久從忠逆該酋巢穴既失黨羽遂孤蹤踰走丹陽溧陽一帶與護侍各酋合股計不過十萬人所

都多兩湖三江各有擣志曾飽諸軍扼截東壩建平敝部各軍兜剿常州
嘉興如託威茹明年春夏之交肅清東南解甲歸農以待能事之善其後
耳弟翹駐省垣料理諸務俟資遣降卒少有就緒常嘉東西兩路繁穢仍
須回還一行苟當餉事洋務藉省慈闡明正卽移蘇久駐山陽捐事幸聞
其詳淮郡巨紳多以攬與公事排擊異已爲能居是邦者頗費調停顧守
補缺一節將來必于部駁欲爲設法斡旋適值戎馬馳驅常行事例概行
屏閣或仍由尊處主稿挈敝銜入告爲幸采臣暫寄幕府足養清望其才
似宜於帶兵巡防能否一試用之

十一月十七日致郭筠仙中丞

別後悅然若有所失於家報中獲聞新政與寄丈合德一心俾炎荒陋俗
蒸蒸日上鷺鳳固宜巢於高梧不當窘於叢棘也連奉九月十八月初
八日手書敬承垂念懇懃感銘曷已粵窮似甚於吳而用款則較省嗚富

名在外怨謗難辭惟公同病可相憐也民之頑獘吏之情窳更非急切所能轉移願從容以俟之歲月蘇州無錫苦戰數月而得之所少愾意者誇斬六僞王四天將而解放忠黨二十萬之衆竊謂猶有古人遺意而戈登與英提督曉曉辨爭欲挾常勝軍與我爲難訟言於總理衙門不知何時定此疑案三舍弟與劉省三進攻常州薄城而壘旦夕可下嘉禾各賊紛紛遞稟投誠但冀各路軍情不再變動金陵杭州明春當卽得手東南竟有肅清之期遺孽必入江粵幼丹與節下自能了之我輩須長揖歸田耳渥被殊恩濫竊虛譽又恐未能自作主張盡瘁以死豈非大幸減賦善政訖無端緒景老續稿揆帥再三咨商松嚴又不謂然祇有冒昧上聞移駐蘇垣邇上根本所係苦乏替人昨奉廷旨垂詢茫無以應通商一席或有來者亦可告饒觀察捐事毫無補助義當停止調甫之妹猝得瘋疾不得以出妻爲不經吳人責望聽之而已

十一月二十九日復曾沅帥

望日肅復一綏計已達覽頃奉十九日賜示此間軍情奏報迭次咨呈何以日久未到由蘇而還而皖而金陵遷折甚多致勞盼念惶悚曷任老童生試卷明春定卽刊播祇爭得失不爭早遲江浙肅清須待大力剷平老巢以後公之爲功於東南者大矣哉忠逆實有竄江西之志或謂其挾僞幼主並母妻分守城黨衆以走而留洪逆死守或謂其糧不能繼將全奔江粵尙逆固拒鮑軍於定埠自句容至溧陽廣德要路節節繁營以保竄路其不由東壘而必由廣德南國縣一帶南去似已信而有徵吾師能移鮑軍攻廣德或繁溧水而棄建平勿守卽申夫一軍扼東壘足矣廣溧有重兵則金陵溧陽游氛當不敢長驅東向此策之上者廣信玉山景德婺源屯兵備之伺其竄出要截雖則彼饑走旬日疲怯已極或可中道擊散此亦中策謬測遠勢未知當否不敢徑陳函丈敬求參酌忠逆謀狡而穢

今值踉蹌失志之餘如斃此曾則軍事易了我輩尙有解甲歸田之日否
則吳越卽定而仍不卽定公以謂何如苗逆伏誅淮北無患亦亂極當治
之機希公舊部在額六者能否併力南征南老過邇未及一晤爲憾荷汀
補缺後聞有肝病午後卽不甚清爽鄙人移駐蘇垣洋務專賴關道周旋
頗以爲慮劉鎮三舍弟圍常城東南北三面降者雖多而兩粵悍黨守城
拚死不下苦寒未可猛攻尙難剋期奏捷方忠於二十三日攻克平望暫
緩進戰平湖乍浦海鹽嘉善次第投誠降人過衆無處消納惟盼左帥速
克武林則嘉禾易取可盡數遣散耳協濟貴軍月餉當屬司道如期籌解
十二月二日復彭雪琴侍郎

連奉手示敬承愛念懲懲東壩溧水建平之捷剿撫兼施速如解簿且數
萬降衆半月卽盡遣散公之威德神力過人百倍弟自小春十一日赴蘇
督攻連踢城根堅壁二十餘座長城十餘里諸酋窮蹙乞降乃令殺僞王

譚紹洸以獻詎降酋僞王五人天將四人特衆要挾種種堪虞不得已駁
誅九大頭目遣散脅衆二十萬以肅清我省會根本之地弟遂於十月杪
移駐蘇垣冬月二日三舍弟等復督軍攻克無錫生縛賊首僞潮王黃子
濬忠逆踉蹌走丹陽而圖援金陵其死黨被我軍擒殺大半已無能爲役
現今無錫一軍進圍常州蹂盡城外賊營年內或可得手蘇州一軍與浦
東各路兵將進圍嘉湖初八十二等日招降平湖乍浦海鹽三城二十三
日攻克平望二十八日收復嘉善氣機似漸順矣昌歧久應遼師門與麾
下之命分援臨淮實以忠侍各大股同數蘇錫河湖紛雜處處須船得失
之機爭於毫髮不得不贊留協剿以保危局茲省會倅克效有明徵聞師
意別有嫌疑尙祈從中解說耿耿此心決無背叛大局所係當共維持昌
歧已帶五營赴淮適聞苗逆伏誅皖事大定此去竟成贅疣也

復喬鶴儕方伯

昨奉冬月十四日手數牒以誅鋤降逆一事謬加獎藉可謂樂道人善之
君子矣當其時悍夷挾持於城外忠逆徘徊於境上內有降人數十萬憑
陵省會爲肘腋患爲左右袒鄙人晝夜焦思寢食俱廢少一濡忍可憂甚
長乃放膽爲之自謂可謝江浙數百萬被害之生靈矣彼族猶訟言於總
理衙門幸朝廷能持正論耳常州城外賊營剗除殆盡或可得手平湖
乍浦海鹽嘉善四城十餘萬之賊亦先後投誠平望已克差稱順緒惟降
衆資遣有過江者乞飭各地方官妥速接遞爲荷兩翁前函似係假冒數
年不通問忽以此事見責未同而言殊非情理外封係借泰州印信足徵
憤憤祈切實根查之

十二月五日復曾相

容醇甫來奉十月二十五日賜示初三日又奉到冬月二十二日鈞諭譴
聆壹是西人製器之器實爲精巧醇甫此行當可購到海疆自強權輿於

是已飭司道趕撥萬金交令速往前見 樞廷致人書中 邱帥於楚軍頗有間言頗事如易清理希部能否調赴南岸江皖之交藉遏忠侍上竄之路饒景無得力統將殊可懸慮聞忠逆以自溧陽至饒景數百里間處處缺食須裹糧急趨十日頗以爲難如江浙三面倡剿緊急計又不得不不出於此東壩斷不能入惟從廣德至徽浙交界則信州之防尤扼其衝祈吾師加意焉希師作古後起之賢無能及者既爲天下痛惜而昧根之歿厚庵克庵之去楚材漸少亦非嘉兆宜吾師四顧旁皇憂不去懷也蘇錫之復殲數逆首自是粵酋死拒困蹶絕無降意常州護酋早欲投誠茲乃招聚廣東悍黨嬰城固守三舍弟與劉鎮兩軍圍常城東南北三面降兩江人二三萬而仍久持不下恐生他變頃復調程鎮移師援剿浙西平湖乍浦海鹽嘉善四城先後納款皖人爲多嘉興海甯有此說而未敢盡受解散不易且東西兩路大勢未動暫無分守之兵鴻章本擬回還度歲緣各

處軍情不定卽留省坐鎮戈登似有悔心英提督伯郎從中挾持須俟公使判晰總理衙門來函欲仍留戈登帶常勝軍俟金陵克復再議遣撤自較穩慎惟月糜五六萬金隨事要求隨時翻覆鴻章百忍之而苦無一當也錢君搃交之函尙未收到辱荷榮遇懼弗克終祇益慙悚

十二月七日復吳仲愬漕帥

誦手緘備級拳注豫勝營近頗收斂惟滌泗境內已成分地農商不得復業凡我皖人能無飲恨耶帥發難若就此勒令解兵歸籍終其天年亦是快事揆帥於淮甸軍事措置未周旣不任平苗之功諒不爲株連之舉至其虛實已盡知之金陵未克此輩不宜輕動也浙境平湖乍浦海鹽嘉善次第投誠降衆過多遣散不易常州已圍東南北三門惟丹匱金宜各處窮寇糾衆死爭護逆十餘萬人仍嬰城固守天寒不宜猛攻須先布扼門戶以待氣機之轉金陵杭州如不遽復旁略郡縣則無分守之兵金陵杭

州如卽收復上竄江楚亦成不了之局 廷議可暫緩克復金陵而必欲
聚殲悍族識慮甚遠恐力量終不及耳許某果稱監司弟豈別有成見蘇
城已奏明駐守家慈遠來軍暇藉得侍養精神尙健足以告慰

十二月十六日復薛世香觀察

奉手教具承擘畫周詳實事求是邇中餉運端賴關內鄉侯欣佩之餘彌
增惓念漕糧業與松翁議明當可無悞慰農現往禾鄰如早收功卽擬借
署浙缺總局有子範蘭生襄助可相與有成矣少崖求卸局務明春赴左
帥一闋已允其請房市局誠如來文疑贊甚多俟稟復應如何整飭變通
紳富捐果有成數否北市楊憩堂能否爲力敏齋畫卿似亦能從傍敲戛
也泖澱以南局卡過密則商船隱避愈多收數轉紳似亦事理之常寡意
欲委賢員查明地里總圖勘定以三卡爲度恤商正所以裕餉實爲良法
望卽酌辦惟自黃浦入太湖止得勝大減泖港五庫則少減而關廟同里

正角各局又不無增收太湖全軍之餉額之若以三卡爲度而收數卽不見增或不少減各軍尙可敷衍若奸商更易走漏而軍食立見竭蹶則更張爲難此須查清後略有把握乃可照行弟每念分卡之密近於煩苛爲之蹙額又迫於軍士追呼不敢遽議蠲除仍祈與在還諸君訪察通籌之洋界及東門外搶刦放火層見迭出方伯回還當速商巡察兜拿之法非擒殺十數人不足立威而示懲也沈孝廉定買之洋槍未據報到昨聞僅到六千枝敝軍正在急需新屬劉芝田等細察槍樣果否相符議罰逾限銀若干卽速籌付一半價銀現有獎局存款稍資補貼其餘由局陸續付給爲幸奔牛解圍獲一大捷焚毀賊搶飛而復來輪船附慰

十二月二十日上曾相

自移蘇後不獨與皖垣隔絕卽滬上亦咫尺天涯未克時時通問於左右初五日曾貢一絃計當達到忠逆由金陵潛出率衆圍攻常丹交界奔牛

降人石營劉鎮有兩營在內協守困十五日營牆被輪船炸礮轟塌危險萬分幸劉銘傳郭松林自率八營奮勇槍隊滾營進援深入圍中苦戰八日而得解斃賊甚多奪艦忠逆飛而復來小輪船一隻殺洋匪十餘人差爲愜意現添調數營乘勝逼攻常城陰雪苦寒須俟開正乃可大舉浙西各軍協定聽逆稟乞以杭嘉五城二十萬人投降已咨商左帥主持核辦聞上游餉益支紓歲事方闢荒城無以爲獻謹以蘇屬餉捐三萬元奉餉吾師與沅丈分用

十二月二十七日復曾沅帥

滬市所購洋礮昇至頭敵縣城聞開花子不多礮位亦不能多未必轟塌卽塌亦難梯入二十五日函中有忠逆前夜出城向句容去之說十三日函中又云忠曾現尚住城內志在死守想係出而復入抑並未濟道常州各營進援奔牛先獲賊供謂忠曾之子偽二殿挾衆來爭嗣獲賊供謂

圍困官軍數日後忠酋亦至與尊處冬月二十五日信日期正相印證昨奉寄諭亟詢忠逆下落故於奔牛解圍招內略附及之該逆狡猾異常行蹤無定或謂其又往溧陽殊不可知但其母眷皆在金陵若來春欲圖他竄必挾母妻以走若不能挈眷則是僞天王留守金陵未令遠去且看下回分解耳太平門尙未合圍丹甸仍可運糧卻足深患賊窮無所復之下盡絕其生機斷不肯捨況十餘年大巢穴極得形勝者耶洪逆喜說大話聞其誓衆日前兩次圍已解此次仍有人解下次再圍則無救法雖係造謠煽衆久留長智願公急圖所以合圍之方金陵三十萬衆如能一鼓擒散忠侍堵輔各股縱竄他省當易撲滅否則內外合力死拒恐有他變卽合股遠竄亦多費數年工夫公以謂何如常州賊先後投誠解散者不下七八萬惟兩粵死黨固結不解西門尙無官軍去路甚暢明正再設法進圍聽逆稟乞以杭嘉各城投降約二十餘萬人敝處未敢擅受咨商左

帥會辦仍令程方忠於正初進兵嘉興以蹙之希公遠殂能無人琴之痛
尊處致聘若干祈見示貴部人多餉乏何以卒歲鄙處亦爲增兵所累力
難加撥昨以蘇屬餉捐三萬元解送皖省內以二萬轉助台端藉以餽歲
未知何時可到望便中催取屬解大小銅輜當飭松嚴等就便搭解趙景
熙儘可留營楊子木爲總理衙門所深嫉恐未易置辯耳